

周年之际，业内人士、政协委员呼吁——
纪念中国现代出版业在上海诞生一百二十

旧址重建 商务印书馆 『记忆』

昨天，春寒料峭，成百上千的市民热情高涨，纷纷前来参观“起点：中国现代出版”专题展览，以纪念中国现代出版业在上海诞生120周年。有专家更建议，应在当年被日军炸毁的原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的宝山路旧址，建造一座中国出版博物馆，这对留住120年来中国现代出版业的珍贵历史和传承上海城市文脉均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引起了与会北京、上海两地出版人的热烈反响。

旧馆复建意义重大

选择历史旧址建造中国现代出版博物馆，是因为这里承载着一段令国人无法忘却的痛苦历史。有专家认为，商务印书馆被炸和火烧圆明园一样，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

曾在这一带读中学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高韵斐说，他少年时家住这里，知道商务印书馆有个藏有大量古籍善本的东方图书馆毁于日军轰炸。他说，现在，东方图书馆的建筑图纸保存完好，根据历史原貌复建完全可行，而且意义十分重大。宝山路是中国现代出版的发祥地，如果复建后将它变成一座中国出版博物馆，既可勿忘日本侵华历史，又可留住中国文脉，更可让各种古籍善本找到展览之地并对社会开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民国以前各种藏书（含大量古籍善本）有280万册，可先作为家底。

这一建议受到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上海印刷集团总经理沈剑毅等出版人的积极响应。大家认为，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120年前前在上海诞生，开创了中国现代出版业。如今，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四家商务印书馆的文脉之根就在上海。

日军欲毁城市文脉

当年，日军侵沪司令官盐泽幸一妄言：“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于是，这座文化宝库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先派飞机投掷六枚炸弹、后派浪人潜入东方图书馆继续纵火焚烧，火整整烧了一天，46万册珍贵古籍和孤本毁于一炬。浓烟遮蔽了上海半空，纸灰从闸北飘落到几十里外。当时65岁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张元济与书馆同仁抱头痛哭。

今年上海两会期间，马驰、方荣、马强等市政协委员也联名提交提案，提案指出：1897年在上海成立的商务印书馆不仅是中国近现代中国文化与出版界的翘楚，更是目前两岸三地留存不多的共同文化记忆。茅盾、陈叔通、周建人、胡愈之、叶圣陶、蒋梦麟、黄宾虹等著名人士都与该馆有深厚的渊源，张元济更是与毛泽东主席情谊深厚。该馆出版的《辞源》《天演论》《国富论》，鲁迅、巴金、冰心、老舍等现、当代著名作家的数万种作品在亚洲乃至世界华人华侨界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市场。提案建议在上海组建商务印书馆旧址纪念馆。

红色记忆在此聚集

记者昨天下午踏上了当年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旧址——今上海市市北职业高级中学。沿路记者问了数位宝山路上的行人和居民，均不知道有这段出版历史。进入校门，花坛内竖有纪念碑，上书“上海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旧址”，这是纪念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在此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在静安区文化局、商务印书馆等举办的“起点：中国现代出版”专题展览会上，人们看到这里承载着光辉的红色记忆。中共创建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即有20种，陈独秀不仅给商务印书馆撰稿还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沈雁冰（茅盾）更成了商务印书馆第一个党员。建党初期，我党在此成立支部。陈云同志在此入党，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生活了七八年。更多历史名人在商务印书馆留下了足迹，蔡元培、胡适、陈布雷等名家在此参加编译工作，孙中山、廖仲凯、胡汉民等来此参观访问。为何当年鲁迅、巴金、茅盾、叶圣陶、夏衍等许多作家都选择居住在此附近，就因为商务印书馆形成了出版中心。

本报记者 俞亮鑫



“清风徐来——徐云叔书画篆刻展览”开幕

虚其心，方其骨 锦绣文章出自腹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昨天下午，“清风徐来——徐云叔书画篆刻展”在朵云轩举行，展出徐云叔

书法、绘画、篆刻以及刻竹、紫砂壶、题跋等。沪上书画篆刻界名家陈佩秋、陈茗屋、陆康等参观展览，吴子建送祝贺花篮。

展览取名“清风徐来”，取东坡先生的《前赤壁赋》名句，未续的下联取“水波不兴”的意思。孰料，听闻徐云叔的十八般武艺齐全出场，成了在沪上惊涛拍岸般的轰动。元宵佳节，近500位粉丝顶着春寒在南京西路步行街上的百年朵云轩前大排长龙。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序，点出了这次雅集的主角不喜张扬的为学风格。

见媒体前来，徐云叔赶忙说，他本是生逢其时的幸运儿，承家风、喜翰墨、拜良师，丁酉初春，蒙新民晚报社、海上印社以及友人同好的支持，携三十余年的从艺雪泥鸿爪，与同道交流。因此，此次展览的作品，都是他跨越小半世纪的积累，叫人称奇的是，没有一件，为了此次展览而特地创作。

无需大师大家的光环，如需写我，最好“淡点，平点，短点”，简历从简，从海外归来已十年，目前担任海上印社副社长足矣。这句谦逊的关照，与沪上书画公认的一样。徐云叔称得上是书画界难觅的君子古风；拂面盈怀的清新气，在展览之中处处留香；竹刻砚刻，文心澹然。比如，他在竹鞭笔搁上留下铭文“物以不器乃成材，不材之材君子哉。”在方斑竹笔筒上志之“虚其心，方其骨，锦绣文章出自腹。”在竹根上有云“持其节守其根，傲然出尘。”作者舒意，观者怡情。

徐云叔以精绝的治印之功蜚声宇内，他十余岁时跟从白蕉学习书法，篆刻师承陈巨

来，后又得到了钱瘦铁、叶露园、来楚生诸前辈指点。昨天的现场展出了5部“未曾出版”的印谱叫观众开了眼界，多有知名文人题跋，钱君匋、来楚生、刘海粟、朱大可、陆澹安、朱屺瞻等题序，从中可见当时徐云叔与文化界的交往状况，入门既高，出手不凡足顺理成章的事。徐云叔说，文辞的章法得益于幼年时期就开始读尺牘，文人之间通信熏陶了他的素养，之后有机缘与前辈们的纸上交流，方能不失体统。前辈们腹有诗书，为人几乎个个低调。

海上印社方面表示，举办徐云叔的个展，旨在窥见当下海派文人同道的自我修养，徐云叔的展览中，治印、书法、绘画、题跋铭文穿插其中，像运动会上的十项全能。无一不通晓，这是古代文人雅士的自然气度，而不是只知刻印或书法，固守一技，排斥其余。

本次展览由新民晚报社、海上印社主办，上海工美拍卖有限公司承办。同名图书《徐云叔书画篆刻作品集》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同时印行。



东方图书馆以1909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设立的图书资料室涵芬楼为基础，广事搜购中外图书，藏书达46万余册。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焚毁。东方图书馆是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资料室发展、演变而成的民营公共图书馆。